



到

拉萨

索朗 著

去约会

舅爷的索卦没说我的祸福，没说我能活多久，却说出了一句意料之外，却是我最想听的话，亚杰，你是个情种。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到拉萨去约会/索朗著.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11-2783-0

I. 到… II. 索…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3242号

到拉萨去约会

Dao Lasa Qu Yuehui

索朗 / 著

策划组稿 林文询
责任编辑 林文询 宋 玥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王泉语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印制 龙小龙
责任校对 张川蓉等
书 号 ISBN 978-7-5411-2783-0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192 千
印 张 9.25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文艺出版社
电 话 (028) 86259285[发行部]
(028) 86259303[编辑部]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scwys.com
印 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举报电话:(028)86697071 86697083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电话:(028)86259301

Dao Lasa Qu Yuzhui

这个故事很真实，

真实得就像我自己的影子，

我举手他也举手，我踢腿他也踢腿，

扑下身子抓一把，除了满手泥，

还有就是掉到泥上的眼睛。

开篇

[舅 爷 喇 嘛 的 索 卦]

二十多年前，当活佛的舅爷给我扯过一个索卦，他嘴里念着只有他才懂得的经文，把一根打了很多疙瘩的细皮绳拿在手里缠来缠去，最后闭着眼睛用双手从我头上一寸一寸地摸到脚。他喘着粗气，嘴里掉出一串串的呢喃，浓浓的眉毛不规则地耸动着。

舅爷身上还有一奇，都说他那双手了不得，让他摸过的人，能消灾去疾。过去我没在意，那天他摸我时，我感受到他双掌浸出灼人的热浪，隔了几层衣物，还能觉出只有在火堆旁才能感受到的热气。大概只有活佛才有这样的手。说真的，我身边那些男女老少，时不时会来上一次病变，我连个头痛脑热都没尝过。舅爷做完了手上的活儿，一屁股坐到那个已坐出窝窝的蒲团上，没说我的祸福，没说我能活多久，张嘴就说出了一句意料之外，却是我最想听的话，亚杰，你是个情种。

我嘴角的笑纹还没来得及消散，他又说，你先别得意，那些孽缘都在你四十岁后出现，出现了还得看你有没有缘分消受。

舅爷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老人家丢了一颗糖到我嘴里，却不剥去包糖的纸，能不能尝到糖的滋味，就看我那条好动而又懒散的舌头会不会去掉那层软软的外壳。外人找他算命他从来就没有这些语言。舅爷不懂婚外恋这个名词，可他又说出了我将要遭遇的婚外恋。

舅爷给我扯了这个卦后便离开了寺庙，到了一处世外桃源隐居，这在我另一部书里专门写了他老人家神奇的隐居生活。广东有个姓张的读者，读了我那部书，想方设法与我联系上，她说亚杰先生，我在拉萨机场买了您写的书，知道了您舅爷他老人家，我特别想见见您的舅爷。

她还挺客气，用了您，而不是你。

我说要来你就赶紧。她果然第二天就从空中飞来。这个女人脸不怎么样，离漂亮太远，身姿却很性感，南国女人的风情尽在她牛仔裤里包裹着。我把她带到家里，给老婆说了她的意愿，老婆赶紧握住人家的手，两只眼睛上下左右地在人家脸上滚动着，眼睛忙着，嘴也没闲，热情万分地说这是佛缘，你赶紧带人家去吧。

我知道老婆那双眼睛，她是从来者脸上解除了有没有可能让她男人马失前蹄的警报后才说出那番话的。

老婆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舅爷修行处，不巧的是他老人家已经仙逝多日。我们在那片到处充满灵气的树丛里盘桓了两天，窝棚里的余温依然，到底是活佛坐过的地方。

张女士说她想在这里怀上一胎。

我说那你快招你老公来啊。

她的脸红了红，迟疑一阵，说，我就想跟你……

我呆了呆，不知如何应对。

她低下头说，你是你舅爷的后人，骨子里有凡人没有的东西。

我莫名其妙地摇摇头。

她抬起头，痴痴地看着我的脸，小心地说，你很英俊。

我瞪大眼睛。

她又说，你的五官有棱有角，像古希腊的武士。

我摸摸我挺直的鼻梁。

她突然就扑上来吊到我脖子上，在我耳边吹气般地说，你的浓眉大眼真迷人，你的厚嘴唇很性感……

我很紧张，紧张得都快窒息，老天，这可是第一次接触老婆以外的女人身体。我那双眼睛下意识地左右看看，就怕有我们寨子里的谁谁突然冒出半个脑袋。她又悄悄说，求求你了，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说实话，我不太情愿在充满舅爷体香的窝棚里遂她的愿。当她紧紧搂抱我的时候，我总觉得四周的树枝上挂满了老婆的眼睛。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自己的魅力，难怪我老婆会抛弃成排成连的追求者，嫁给我这个无权无钱的穷教书匠的儿子。

十几年过去了，这期间我们全家从大山深处来到成都，在成都过上烦恼和舒适共存的日子。虽说光阴打着跟头朝前翻，梦里却依然高山峡谷，依然青松翠柏，依然绿宝石样嵌在大山

到[拉萨]约会 去 Dao Lhasa Qu Yuehui

顶上的海子，依然鸟叫声婉转明亮。嘴里哼的也是草原情歌。妻子说我没出息，都在车水马龙中享受热闹了，还想着远山远水的荒坡。我说你倒是有出息，说梦话都喊着过去家里养的那条藏獒的名字。

要不是为了让女儿真正有出息，我们才不会来到这臭烘烘的世界。

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浑身上下都印满老婆的眼睛。梦醒了，也就想明白一件事，我过去日子里的艳遇让无微不至关怀我的妻子消灭在了萌芽中。

四十岁后，舅爷的话开始应验了，果然就有个从未见过面的姑娘约我，而且是到拉萨，准确说是到拉萨河的大桥中央，还说前后误差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否则后果自负。

后果？什么后果？能叫后果的后果不会太轻，可又重到什么程度呢？天知道。四十岁了，这还是头一遭。问题是还得坐火车去，千里迢迢，这个约会真叫我惊心动魄。

01 [妻子的引狼入室]

过去的夜晚我用来写小说，写短篇写中篇，那时在一家文学期刊当编辑，爱好与工作对路，那时年年都要出去开笔会，

开笔会是不用掏钱的旅游，而且吃尽当地美食，玩尽当地山水，那是上个世纪的事，至今想来，眼神里还有贪婪外溢。

后来改了行，把写小说的事就丢到了脑后，这一丢就是十年。这么大的浪费，真让人心痛，可是没办法，生活中的种种诱惑太容易使人上当。

我是个好丈夫，每天下班回家，内容千篇一律，老婆孩子热被窝。一来二去也就麻木了。女儿说现在家家都有电脑，于是我们家也买了。除了女儿玩玩游戏，然后是老婆学着上网。她在网上找到新天地，转过身子就对我招手，满脸新大陆地说这个世界太奇妙，亚杰你来试试？

记得那天我正看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海克特的神秘失踪让我想知道究竟。开始还应付地哼哼，老婆干脆过来拖我，于是被动地坐上老婆坐热的凳子。我还戏谑地说，我听说网恋很新潮，你就不怕我也迷上？

老婆说那是没长毛的小孩子游戏，你不会那么幼稚。

引狼入室词意宽泛，老婆让我上网也是一种，问题是还真就幼稚上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越陷越深。从看新闻到溜花边消息，再去浏览影星歌星的隐私，还有美女们高耸的前胸和叫人想入非非的大腿，这些晃荡的肉类看得多了也就没意思了。之后就玩上了QQ，上QQ要在网上填张表，表里的内容是个人资料，我除了姓名是假的，除了年龄是假的，其他都非常真实。之后歪歪扭扭就进了一家聊天室，那是无意中闯入的。先是好奇，接着就是深深地潜入。这个聊天室是我的秘密，不能让我老婆知道，书上也不能写，诸位请理解。我还用从女儿那

儿学到的技术设置了密码，凭老婆那点电脑基础，她没法对付。

在聊天室里有时一聊就是大半夜，老婆丝丝缕缕的鼾声不断地飘来，还有女儿充满动漫内容的梦呓。偶尔老婆会睁开一只眼问问，还看大腿呀？我说正看着阿拉伯的战火。她翻个身又沉进女人的轻信中。

我后来也想过这个问题，老婆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婆，漂亮，聪明，温柔，贤淑，还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对了，还有一个职务，区教育局副局长。可以了吧，几乎好女人身上能有的长处她身上都有，可我心里就是有种说不出的别扭。让我这会儿说还真是说不出来，大家比照各自的妻子帮我定定位，她到底该算是哪类妻子。总之很多时候我都想到要逃离她的视线。

记得那晚参加了一群疯子的聚会，这一群人中的一半早年陆续移居成都，另一半还在深山峡谷打天下。初夏的一天，大假小假都不沾，山区那一半居然齐刷刷地坐着几辆帕杰罗越野车来了，说是到成都招商引资。于是我们就进了位于城南的阿古藏餐吧疯狂。老板来自若尔盖草原，站着像座山，躺下能轧断河流，挣钱一整套，豪爽和狡黠都在眉眼间袒露无遗。

那晚都是熟脸蛋，至少也是熟脸蛋们带来的男女。老板说今晚全买单，你们就朝死里胀吧。尽管在大都市，却依然是山里的放纵。吃了喝了，由着嗓门唱山歌，还跳了个痛快。当然是跳舞，从锅庄开始，然后三步四步伦巴迪斯科就搅成一团，酒劲上来了，谁是谁的妻子全模糊了。幸好我没带妻子去，吃亏的事几乎都发生在别人家，我自然是占便宜那一方。醉态迷蒙中男男女女搂搂抱抱，无法无天，我还算好点，属于半醉半

醒。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那张贪婪的嘴找到了对手，笨拙的舌头蛇一样伸进一个也是醉态的姑娘的红唇，我本人最初是清白的，舌头的事跟我几乎无关。接下来还是那姑娘把我的手拉进她的衣领，而且按在她高耸的奶子上。奶头很小，像粒豌豆，姑娘把嘴凑到我耳根下，吹气如兰，亚杰，知道吗？我看着她姣美的容貌，摇摇头又点点头，现在知道了。她又说，能说出我的名字吗？我打了一个嗝，说你叫奶子。她笑了，掩着嘴笑得浑身乱颤，她说我们后会有期。沉进波浪里的姑娘居然能溅点水花就全身而退，她说很多事得有后续，后续让人热血沸腾。因为酒精的缘故，少了相互道别的尾声，我没指望什么狗屁后续，你说说，酒后的话能当真么？

我回到家，那把钥匙老跟我捣蛋，左右乱晃，就是不进该它进的洞子。好在老婆听到了动静，在门里听到了我的出气声。我那老婆就是厉害，光听嘴里的气流就能辨别出是好人还是坏人。一次大概是个小偷，趁我们上班来撬门，那么巧我老婆那天单位有个应酬，她忙天慌地地回到家里换衣服，正把自己脱成比基尼时就听到门外的动静，于是凑到门口屏息静声听了听，接着果断地打了110，小偷落网了。我后来想到个问题，问她怎么就肯定会是坏人，为什么不会是邻居开错了门？她说我听出气声就知道是坏人。厉害吧。除了能听出坏人，还能一丝不差地识别出她的老公，她这一手不得不让我由衷地佩服。我曾经非常严肃地问她，就以好坏为界，听我的出气声像好人还是坏人。她说像坏人，不过是我家的坏人。

真幽默。

老婆给我开了门，说要不要我侍候。我说我还能自己治理自己。她就放心大胆地钻进热被窝去了。

虽说依然摇晃，却也像玩醉拳的人，形乱神不乱，我摇晃着到卫生间撒了泡尿，边念着经久不衰的六字真言，边又摇晃着给自己泡上铁观音，开电脑时就不摇晃了，因为屁股落实到真皮摇椅里了。

一进入聊天室，一看她还在线上，酒精制造的迷糊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了，忘了给你们说她的网名，她叫化蝶。我申请了 QQ 的第三天她就找我加为好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说过这名字不吉利，当年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就化得了无踪迹。她说她就喜欢这名，虚无，而且浪漫。唉，由她吧。我也有个网名，汗血宝马。没有特殊意义，只是我喜欢汗血宝马。这马奇，奇在我从没见过；这马贵，贵在难以标出合适的价码。所以我就取了个汗血宝马。想想也过瘾，当年，当然是很早很早以前的当年，我那些茹毛饮血、浪迹天涯的祖辈，骑着这些传说中的良骥，铁蹄震天，横冲欧亚，差点儿就玩上了西半球的白种人女子。所以我就叫了汗血宝马。

我说化蝶你还在呀。

她说等你啊，我的宝马。

想我啊？

是啊，你不说我还忘了。

这是什么话，想一个人还会忘了。算了，不跟她计较。我调整心态，接着往下聊，咱们认识有半年了吧？

差不多吧，光阴真是如梭，半年，一百八十多天，怎么就像扭过头喝了一口咖啡。

够时髦的吧？随便扭过头她不说喝茶，张嘴就是咖啡，这丫头，看来是个吃金贵了的嘴，我真担心跟她接上头后兜里会纸张拮据。说个地点吧，见了面，你也该知道我到底有多丑了。

我见过你。

出家人可不兴打诳语。

真见过，看得出，年轻时你能醉了月亮，对了，还知道关于你的一些事。

这丫头？挑两样让我见证一下。

你真名叫亚杰，没错吧，今年四十岁，在政府机关工作。

就这些？

你有老婆，还有一个小女孩，挺乖的，你老婆很美，当年可是你们家乡的一朵花。你是你们家乡最英俊的男人。还想听吗？

我身上的勇气本来就不多，叫这丫头拿语言这把刀一戳，就听一声响，漏了。

大概是我久久没回音吧，这丫头顺手就丢了个炸弹。

喂，敢跟我约会吗？

拿我开涮？

不，我是认真的。

可我……

别想太深，我不会嫁给你的。

说个地点。

拉萨。

拉萨？我还得翻雪山过草地。这丫头真能开玩笑。

你以为你红军呀，差老鼻子了，再次告诉你，汗血宝马先生，我是认真的。

真要去拉萨？

当然，那是神仙会聚的地方，在那里约会才是真正的浪漫啊。

好家伙！四十岁的亚杰想让自己冷静，喝了半杯茶水也没见效。

你真不是开玩笑？

你今天是怎么了？还汗血宝马呢，知道李莲英吗？

我说亚杰啊亚杰，你还叫男子汉吗，让个女人占尽上风。

说个时间。

三天后成行。

咱俩怎么见面？

又忘了，拉萨啊。

坐同一列火车？

那是你的事，我是三天后动身，四十八小时到拉萨，我在拉萨河大桥中央等你，到拉萨后再给你四十八小时，错过了后果自负。好了，我下线了。

等等。

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想想也是，人家把什么都说清楚了，我还能问个鬼呀。不过不能再次落到下风，我说你知道我都四十岁了，我能知道你

多大吗？万一你六十四了，想想看，一张老羊皮该如何揉啊？对了，中途联系吗？

嘻嘻，你这人真逗，也行，本人眼下还属芳龄，其他都是悬念。从现在开始，本小姐关机了，到了拉萨再打吧，顺便也替你省省钱。

经历了四十年的人生，亚杰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失眠。知道了什么叫做来自异性的诱惑。

02

[领导给我搭了个梯子]

到底去不去拉萨？

近乎一个玩笑的约会，能当真？

要去，到单位请假是个事，跟妻子撒谎也是个事，至于女儿，她太小，可以忽略。不去吧，说不定一辈子该有的一次奇遇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这件事就像紧身的内衣内裤一样缠着我。

网上约定的当天晚上我就失了眠，本来就剩下不多的几个小时让我糟蹋在辗转反侧中。妻子醒了一次，说你是哪里不舒服吧？我说也说不清是哪里不舒服，总之就是睡不着。妻子说那你看会儿书吧。这个建议不错，顺手拿起枕头边的一本书，

一看书名，《拉萨踏古》，赶紧撒手，拉萨已经成为我的兴奋点。于是就想些烦心事，比如单位里垃圾样随处可见的虚假，这一想人就迷糊了，接着看见了梦的边缘，梦的边缘是粉红色的，再往里是橙色。一只脚还在粉红色与橙色之间时，妻子一声响亮，梦就退了潮。妻子说该吃饭了，要不你请一天病假？我翻身爬起，拍拍胸脯，我这身子骨，说是走在大街上让从天而降的广告牌砸了或许有人信，说病了，那些幸灾乐祸的家伙个个都会摇头。

去吧，就算是玩笑，也当成给自己一个到拉萨玩玩的借口。

有了网上的约定，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破云而出，一头就扎进我那装满郁闷的胸腔。好长日子没这么高兴了，走进办公室也就不管不顾地哼开《草原山歌》。这支曲子美得难以言述，词也填得令人心驰神往，是说一只在风雪中盘旋的雪雕，让一根被旋风拉上天的树枝打折了翅膀，它一头扎到深谷的温泉水中，洗净羽毛上的血迹，又扶摇直上，在流动惊险的高空飞出属于自己的灿烂。歌声高亢凄美，汇聚成一股力量在走廊里回荡。另一间屋子的领导也一步三摇地踱进我们的办公室。

领导说亚杰你居然还有这么一嗓子，真没想到。

我说你说我吗？

领导说亚杰你就跟我装吧。

办公室里一个马屁精说亚杰常跟人装。

我过去拍拍他的肩，附到他耳边悄声说，知道吧，我的副处长一职全靠咱们处长鼎力相助。他有些惊讶地看看我。我又加上一句，上面的相关文件就这两天下发了。

单位里空出一个副处长职位，领导把我和那位同事作为候选人，我四十，他四十六，年龄上我有优势，尽管不多。他其实已经过线，在破格提拔的弦上舞蹈，也就是说，他只有最后一锤子买卖了。我要占了那个鸟巢，他就彻底没窝了。我这一捣鬼，那位同事就沉不住气了，他搞了很多暗箱操作，比如托人买来著名画家的画，趁着夜色贼样送进一个领导家，又贼样地贴着墙根溜到昏暗的路灯下，到文物市场千辛万苦淘来价格不菲的陶罐送到另一位领导家，他听了我的话，以为我送的东西价值胜于他，一急，就急出一张猴屁股脸。

领导说你俩搞什么鬼名堂？

那位同事少了刚才的热情，而且开始有失体统地犯忌，闷在胸腔里的那口气顿时破空而出，我才是猫搬蒸笼替狗干。

领导愣了愣，没理他，却招手让我到他办公室。

拉萨此行起码得十天半月的日子，正愁用什么办法请假，嘿，想睡觉时，有人就把枕头送到头下。

我知道领导找我做啥，故意做出一副迷糊相走进领导办公室。果然，领导一番全是废话的开场白后，说到了问题的关键，至于谁填补副处长一职的空缺，主要看个人表现。这话很露骨，几乎跟伸手要钱一样，“表现”这两个字给了领导既圆滑又空旷的回旋余地，而且点明了拿不上台面的主题。

我也拿这事做文章。

我顺口就说西藏我有一亲戚，祖祖辈辈做唐卡，唐卡这种藏传佛教传下来的集艺术与宗教为一体的独特画卷，既有价又无价。我说我知道亲戚家有一幅上千年的珍品，而且早就说过